

長春文史資料

第二輯

長春市政协文史資料委員會 編

●一九九一年●總第三十五輯



伪满军官学校

《长春文史资料》编辑部

刊名题字 溥 杰

责任编辑 园 欣

封面设计 尹怀远



《长春文史资料》/1991年第2辑/总第35辑/吉林省内部报刊准印证第157号
主办/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长春文史资料》编辑部(斯大林大街75号)
发行/长春市政协文史办公室发行组 印刷/长春市第九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1年9月

定价/4.00元

前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富饶的东北。从此，生活在白山下、黑水边的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其中的一项措施就是建立各种高等学校，从中国人中选拔学生，妄图把他们培养成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让他们死心塌地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力，以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当时在“新京”成立的伪满陆军军官学校，就是一所旨在为他们训练反动军官的高等军事学校。

伪满陆军军官学校从成立到解散经历了七个春秋。七年中，除在校生外，已有一批青年先后走出校门，成为伪满部队的初级军官。在校的，在一步一步地掌握军事知识、带兵方法和指挥作战能力；出校的，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指挥能力的军事人材。不管是在校的学生或出校的军官，其中多数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愿望相反，成了誓把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埋葬的爱国者。这是因为，在白色恐怖下，我们的爱国志士在秘密活动，师生中绝大多数人都有一颗为拯救祖国而献身的赤心。

我们编辑出版这样一本书，至少有下列三方面的意义：一、我们要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就要研究伪满陆军军官学校。有位历史学家说，“不研究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就不能了解日本的军队和军阀；不研究日本的军队和军阀，就不能了解日

本帝国主义。”了解、研究伪满陆军军官学校,对了解、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同样是有裨益的;二、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一血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温“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这段历史,想想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用心和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残酷血腥镇压手段以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人的悲惨状况,不论对今人或对后人都是会有启迪的;三,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包括军校师生,建立了那么多地下组织,开展了那么多秘密活动,以至在那么多的地方举起了抗日的大旗,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人是不可侮的。日本人想长期霸占东北、霸占中国的美梦,只能破灭。书中列举的一些反满抗日的事例,对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永远是个鼓舞,是个鞭策。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60周年。在这一年,在伪满军官学校所在地长春出版这样一本书,编者和广大读者,老年人和青少年,想想那逝去的岁月,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那段难忘的岁月,将是更有意义的。

本书的出版,也是对制造“东北人欢迎日本人占领东北”这一可耻谎言者的有力的回答。

《伪满军官学校》编写组

1991年2月28日

长春文史资料

2 · 1991

(总第35辑)

目 录

前言	编纂组	I
伪满洲帝国陆军军官学校	李天成	1
军官学校沿革	刘启民	15
陆军军官学校的一些情况	高乃恒	19
军校招收日本学生经过	杨 春	28
军校中的皇族与清遗臣后裔	孙宪治	31
日寇、溥仪对军校的用心	冯志良	33
我记忆中的伪陆军军官学校	孙景大	35
“棒倒”精神	贡占元	44
我在伪满军校的老师 and 同学	秦宏伦	45
军官学校生活片断	赵铭绅	50
我的亲身经历	吕恩鸿	60
伪满军校中的反满抗日组织	汪静岳	67
晋察冀抗日救亡会的于清淮	崔北桥 刘汉中	84
“恢复会”与“一二·三〇”事件	吕 天	86
追忆父亲陈东升	陈 鸿	98
狱中入党记	崔立夫	101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刘 前	104
“一二·三〇事件”几点回顾	章全科 郭景森	118

7-151/16

“真勇社”实情考证	刘凤卓	张智	121
缅怀我们的领路人佟志杉同志	田羽	范迪厚	129
我参加的两个地下抗日组织		冯志良	135
为抗日入军校		吴宗方	141
三次自发抵日事件		冯志良	149
借酒泄愤		高联方	152
忘不了的几件事		白国华	153
我打过一次朴正熙		徐树林	157
每一锹土，都是射向鬼子头上的子弹		李景泽	159
出气与开心		张智	161
铭诸肺腑的记忆		崔北桥	163
爱国抗日活动之一斑		隋圣哲	171
读书何其难		陶平	173
军校生活点滴		刘汉中	176
我的“指导生”和区队长		王均平	179
光复当时的日日夜夜		侯中枢	182
在各期同学中传唱的爱国抗日军歌		编纂组	187
《杨子江上儿》写作五十周年回忆		张友松	199
光复前的枪声		刘汉中	202
光复时军校状况	刘启民等		209
黎明前的风暴		李景泽	216
“威明”号炮舰起义记		卫中	224
二十三工兵队和四辮重队起义		刘光	234
第一独立炮兵营阵前倒戈		张善友	239
骑兵四十五团消灭日寇经过		韩精希	241
炮兵一团巧计杀日寇		邵葆芳	244
骑兵二十一团响起的枪声		刘华民	249
我们举起抗日旗帜		张友松	251
编后记			254

李天成

伪满洲帝国陆军军官学校

“满洲帝国陆军军官学校”（以下简称军校）是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以下简称陆士）作为模式，1939年在长春（当时是伪国都“新京”）建立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为称霸亚洲，扩展侵略，在发展经济力量，注意提高国民教育的同时，重视加强陆、海军的建设，并依靠它的强悍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得以在二十世纪初，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

日本能够建立起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它非常重视军队干部的培养训练。陆士是培养日本陆军军官的“摇篮”，所有的日本陆军军官都必需经过这个“摇篮”的哺育。与陆士同样，为培养海军军官，成立了海军士官学校。在陆军士官学校之上有陆军大学，但是这个陆军大学不同于其它如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普通大学，它属于军队干部再深造的性质，要在陆士毕业后有了若干年作战经验的，才可进入。考入陆士者，也象考普通大学一样，要有中学毕业的学历。日本军官的社会地位很高，由陆士毕业被任命为少尉，即相当于日本文官的高等官，被视为“皇军之楨干，天皇之股肱”。陆士出身，幸免在战场上死去或患病身亡者，随着年资的增长，皆能成为统率军队的高级军官。他们因为在青少年时出身于一个学校，受过同样的严格的艰苦的“科

班”训练，相互之间凝聚力极强，形成日本军部的坚强势力——军阀。这些人又相知甚深，有真才实学的，受到侪辈推崇，可以脱颖而出，没有因裙带关系而青云直上的。这些军阀不仅掌握军队，有的还进而出入政坛，组织内阁，操纵日本政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知名之士如东条英机、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冈村宁次、本庄繁、山田乙三、山下奉文等人都是陆士出身。日本的皇族、裕仁的弟弟高松宫、秩父宫也都在这个“摇篮”里滚翻摔打过。在日本国之外，也有一些名震遐迩的人，在这里留过学，如中国的蒋介石、何应钦。

日伪的苦心经营

日本“关东军”在占领中国东北之初，总共兵力只有1.04万人，虽然轻而易举地击溃了34万之众的中国东北军，但是若想消灭东北的抗日力量，“巩固满洲国的治安”，实现长期霸占东北的目的，这些兵力是不够的，还要组织伪满军，实行“以华制华”。对伪满军，日本人又不能十分信任，就从几个方面实行制约：一是从人数上控制，日本陆军省（部）在1933年8月制订《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规定“满军”人数不得超过6万人；二是在装备上限制，不允许“满军”有飞机、坦克和大炮，只准许设步兵、骑兵和工兵；三是从领导权方面控制，大量向“满军”中派遣日本人任军官，并训练东北的中国青年充任亲日的军官，向各个军管区派遣日本“关东军”的现任军官充任顾问。

由于自1937年7月起，日本先后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感到日本的兵源不足，限制“满军”的人数和装备的计划，不得不做了修改。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时，“满军”已经发展到15万人。在兵种方面，除步兵、骑兵、工兵之外，又增设炮兵、高射炮兵、汽车兵、航空兵、江上军等兵种。从1940年开始实行《国兵法》，规定年满19周岁的男性青年均要应征进行“国兵”检查，凡是体格检查和其它方面考查合格者，一律入伍。

服3年兵役。检查不合格者，一律出劳工，被称为“国兵漏”。因此伪满军士兵的来源有了保证，兵员的素质也有了提高。

对作为伪满军队的骨干军官的培养，日本下了很大苦心。在1939年设立了“满洲帝国陆军军官学校”，地址设在今吉长公路上长春近郊的拉拉屯，在石碑岭之下一片高岗之上，伪帝溥仪命名为“同德台”。

“军校”的入学考试极为严格，由“军校”统一出题，密封送往各军管区，委托他们在各省设考场考试。

报考“军校”者，须有“国民高等学校”（伪满的学制自1930年起将初中与高中合并为4年，称之为“国民高等学校”）毕业资格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年龄为17~18周岁。在学科考试方面，要考汉文、日文、历史、地理、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体格检查要求很高，不能有任何慢性病，脑、心、肝、肺、肾、胃肠、皮肤、骨骼、眼、耳、口、鼻要完全健康，自不在话下，视力必须在1.0以上，就是患有轻度沙眼的也在淘汰之列。报考者与录取者之间比例每年虽有不同，大体上是每7~10名取1名。

军校每年招生考试在各普通大学招生考试之前举行，发出录取通知书的时间，与各大学发表考试结果的时间仿佛，入学的约在第二年的二三月间。第七期生入学，因为当时战局紧张，提前在前一年末（1944年的12月初）入学。因为军校完全是官费，考试竞争激烈；又是以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为模式，毕业后的待遇又高于普通大学，所以每年的入学新生中都有一些同时被伪建国大学、法政大学、工业大学、医科大学等录取了，但却放弃了另外的大学，而到军校入学的。

学习与训练生活

军校的学制为4年9个月。预科2年；“队附勤务”（到

部队实习)半年;本科2年;见习军官3个月。预科的学习内容:上午为普通学,下午为术科和军事学,使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编著的教科书和教材,“军校”自己只编印少量的辅助性教材。普通学有:历史、地理、高等数学、物理、化学、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日文、汉文、作文、“建国精神”(“军校”自己编写的荒诞的讲述伪满洲国“建国理想”的教材)、法律、经济,与日本大学一二年级的水平相同。

军事学的内容是以日本军的《步兵操典》为主,日本军以步兵为军中之花,是资格最老的兵种,视为主兵。它的《步兵操典》的编著,是总结了日本军建军以来历次战争的经验,将一个士兵的战斗动作、战斗要领,一条一条地记述在上面,要求每个军官、军士、列兵对有关条款要背诵如流、执行不苟,认为它是军人前辈的“鲜血结晶”。此外还有《射击教范》、《内务令》、《作战要务令》、《通信学》、《兵器学》、《制图学》、《地形学》等。在预科期间,对军事学学习达到的要求是完全具备一个日本军人从列兵到曹长(上士)的军事方面的知识素养。

术科方面为《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内务令》、《作战要务令》、《通信学》等书本知识的实践化。制式教练从单兵徒手训练的立正、稍息、敬礼开始到使用步枪,学会所有的军人动作,一直学习到持枪战斗、指挥一个班的战斗。术科训练完全是日本“武士道”式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要按照操典上的动作和教官的示范,照做不误,稍有不合,立即拳脚相加。譬如教游泳课,是在夏季去大连的柳树屯游泳场。大陆的青少年有的过去没有接近过江、河、湖、海,根本不会游泳。日本人的“陆士”式的训练方法是“置之于死地面后生”,用小船把这些不会水的学生载到远离海岸有几人深处的水域,一个一个地推到海中,看着这些不谙水性者,在水中挣扎扑蹬。见到有真正被水呛得探不出来头的学生,教官才从船上跃入水

中，把他拉上船来，让休息片刻，再面授几点要领，然后再把学生扔在海中。就这样，不消一周，就一个个的在海水中沉浮自如了。其它的术科的训练方法，也大致如是。术科还有实弹步枪射击、工兵作业、刺枪术、剑道、马术、体操、旗语联络。每种训练都是一丝不苟，要求个个及格，不准一个人滥竽充数。例如工兵作业中有水平投土科目，午饭后进入作业现场，按照规定动作挖掩体，至晚饭时挖好规定的大、小，深度，中间不能有一分钟停顿，土方要抛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挖土姿势不许改变。4个小时过后，个个手掌磨出血泡，腿、臂疼痛万分，就是这样，在集合返校时，还要摆出一副英勇姿态，步伐整齐，高唱军歌。

预科两年毕业后，到各个部队去服“队附勤务”，时间为6个月。到部队后，头2个月戴上等兵军衔，实习上等兵的各项任务。按伪满部队规定，士兵中最高军衔为上等兵，即光板3个星；其次为一等兵，光板两个星；最下者为二等兵，光板1个星。到实习的第3个月晋级为下士，1条线1个星；第五个月晋级为中士，1条线2个星，依次实习下士和中士的任务。6个月“队附”任务期满，以中士的军衔回军校入本科。

在预科毕业后，即划分兵种，分步兵、骑兵、炮兵、高射炮兵、工兵、辎重兵、江上军、航空兵、汽车兵等9个兵种。另有军需科，预科毕业后进入本科时，入“新京军需学校”。军医科，预科毕业后入哈尔滨军医学校。

学校中的日本人及朝鲜人学生，在预科毕业后去日本“关东军”部队服“队附勤务”，6个月后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学习。

入本科后即分兵种学习。本科的统一学习的课程有战略、战术、战史、兵器学等。主要是精通一个排、一个连的战斗指挥，了解从营到团的指挥要领。术科按不同兵种学习各自的专业课程。本科两年毕业，毕业后授上士到部队任见习军官，时

间为3个月，然后任少尉。

“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当局为表示对军校的重视，在每年本科和预科生举行毕业典礼时，在大操场举行阅兵式，伪帝溥仪和“关东军”司令官率领文武百官检阅全校学生。溥仪着军便服，佩元帅肩章，表示他是全军的统帅。为溥仪单独摆一个检阅台，溥仪站在半米高的检阅台上，在他前面放一张桌子，桌面上蒙着白布。在溥仪检阅席的右面5米远，靠后1米则安置着与溥仪同样样式的“关东军”司令官的检阅席。本科和预科毕业生中考试获第一名者，由伪皇帝御赐奖品，本科第一名为军刀一把。

对派往军校的干部，名义上是由伪军事部提出人选，由伪帝敕命派任，但实际是由“关东军”决定的。第一任校长是日本陆士出身的陆军中将郭恩霖，但是不久，就改派日本陆军少将南云亲一郎（转任“满军”陆军中将）南云辞职回日本后，又命日军陆军中将山田铁二郎（转任“满军”中将），任最后一任校。长校长下设干事，为少将伊达寿郎。干事，相当于副校长的职务，管理学校的日常工作。干事下设教授部，部长由少将级军官担任，普通学的文职教授和军事学、术科的武职教官皆由教授部管辖。

日常的磨炼

自1939年开始，共招收7期学生，各期中有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前3期中，在预科毕业后，挑选一部分中国人学生派往日本陆士入本科（从第4期开始不再派）。对日本人和朝鲜人预科，毕业后全部送陆士入本科，军校的第一期相当于陆士的5期，军校第7期相当于陆士的6期。

预科的各连编成预科生队。溥仪觊觎军校这批力量，把他的弟弟溥杰、妹夫张挺（这两个都是日本陆士毕业，张挺是搞复辟的张彪的儿子。）派到军校任职。溥杰先是第三期生的预科连连长，后提升为预科生队队长，当时是陆军中校。张挺

任教官。

本科生队队长为陆军上校乔明远。

每个连的连长为少校，下设4个区队，一个区队三四十人，区队长为上尉或中、少尉。每个区队是学习、训练、生活的基本单位。

军校的学习、训练、日常生活都要求严格、认真、准时、效率，特别是在预科第一年时，为了打下基础，养成习惯，严格到严酷的程度。

军校学习陆士的传统，在预科第一年时，由预科第二年的上级生中派给每个区队一名指导生，指导生是学、术两科都得硬者。指导生任期为半年，共派两期。指导生，除他们上学、术科课程回本连外，与一年级学生居住、生活在一起，为低年级作生活榜样。指导生半年一换，进入二年级就没有指导生了。

每一连是一栋连舍，连舍的一半是宿舍，一半是自习室。进连舍都要换拖鞋，拖鞋和换下来的鞋都放到鞋架的固定的格子内。高鞣皮鞋的鞋带的系法都有一定的样式，脱下鞋后，鞋带都要抽紧，放在鞋内，两只鞋的摆放要整齐，不得一前一后，歪斜不正。

在室内走路，既要昂首挺胸，又不许脚步声重。

早晨起床时。每晚有值周生值班，轮值到起床钟点的值周生，听到校本部大楼的起床军号声响起，立即高喊“起——床”。熟睡的学生就霍地跳下床，穿好衣服，换好鞋子，到连舍外面集合。在刚入学的前3个月，为了给新生打下“行动迅速、准确”的烙印，列队集合时，最后入队的人要捱打。一周之后，大家都被训练成快速的机器人了。

在通常情况下，起床后，有半小时的洗漱，整理内务时间。

饭前有早自习。自习室内，按区队，两个人对面安放书桌，排成一字长蛇阵。桌子上面放置一个书架，把教科书、笔

记本整齐地放进去。书桌有两个抽屉，不准开锁，一切公开化。书桌上放置一个阅览板，看书的时候，把书籍放在立着的阅览板上，同眼睛保持30厘米的距离，书的高度同正坐时的眼睛位置等高。阅读者个个都要正襟危坐，头正、颈直、挺胸，双手置于膝上，除翻书外，两手不得置于桌上。写字时也不准身子歪斜，脑袋过甚前倾。不管在任何场合，坐着时，不得架二郎腿，更不准抖动腿。每晚都要写《反省录》，检查一天的言行，交区队长阅看。早自习后早餐。用膳时，筷子为个人保管，每个人一个筷子盒，内置铝筷。每个人一碗饭一碗菜，不问饭量大小，一律平等。饭前要默祷，尽管因为战争物资缺乏，膳食恶劣，吃饭时也要显示出武士风度，注意姿势。日本人教官常常用“真正的武士即使饿着肚子，也要装作剔牙”来教育学生要不丢架子。先吃完的也不准离开饭桌，等到全区队的人全部吃完，方可到室外列队返回。

早餐后，做学习前准备工作，到自学室准备好当天学习的教科书、笔记、文具。

然后服装检查。学生背好书包，按连别集合，由值周军官带往大操场，全校师生集合在那里。由各连军官对学生进行逐个巡视检查，看着装是否整洁，精神是否饱满。然后由各区队带往教室上课。

上午授课至12点，在各个教室，学习普通学或军事学。一般的一堂课为50分钟，中间休息10分钟，上午可上4堂课。午餐后，下午上术科。体操、剑术、马术、野外教练均在这一时间。晚餐后，有一小时的自由活动。这个时间可以理发、洗澡、洗衣服、写信、去学生集会所，可以稍稍松弛一下一天的紧张生活。

然后晚自习。自习后准备就寝。

就寝时，一声令下，全部熄灯，各寝室不许再有人说话。

授课完全用日语，中国人教授也要用日语讲授（教普通学的中国人教授只有一位教化学的张教授）。

日常同学之间讲话，也规定要使用日语。但这种规定形同虚设，大家相互之间还是讲中国话的。

因为校园内面积广阔，宿舍、教室、饭厅之间距离较远，因此校方规定学生在校内来往，不论是集体列队还是单人行走，不准走路，一律跑步。但是集体列队行进，唱军歌时可以走路唱歌。

军校的学习、训练和日常生活的锤炼是照搬日本陆士的办法，而陆士的作法是把斯巴达、普鲁士的“尚武精神”和日本的“武士道”、“大和魂”揉和在一起，此外还掺杂一些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形成一套日本人引为骄傲的能代表日本人精神的冰冷、生硬、刻板的铁拳教育。在所有的教学和生活活动中，都灌输绝对服从、勇敢无畏、战胜一切、自重自信、快速果断、忠于信守的思想。这种冷酷的硬性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不是歧视性的专施于中国学生，对待日本学生也是同样。

日本战败后，军校毕业的日人（1～3期生），已经任命为伪满军中、少尉者，他们回国后，同日本军军官一样，按照美国占领军麦克阿瑟《整肃令》不能从事公职，不得不另谋出路。还没有毕业的4～7期生，在东北，一部分做为苏联军的俘虏，被送往苏联的西伯利亚劳动，一部份回国。成了战俘的那些人，一二年后也陆续被遣返回国。这些未毕业的军校学生，年纪较轻，又是学生身份，不在麦氏整肃之列，其中不少人又另考大学。这些日本学生在日本仍然保持着“同窗友情”的联系，他们组成的“兰花会”，每年均有集会。这些人对军校一段生活，仍然颇为怀念。

反满抗日思想与活动

由上期生向下期生派遣指导生制度是从陆士搬来的办法。陆士原来的构思，在学校的学生日常起居生活中，按照日本军人的要求形成的作风与传统，光靠教授和教官讲授是不够的，

还要靠年龄相仿的上级生作样子。陆士50余年的实践证实，这是一个好办法。“军校”拿过来之后，学校当局根本不曾想到其中一部分指导生，除了起到陆士传统的作用之外，还竟然成为传递反满抗日火把的人。指导生首先是教唱军歌。军歌中有从陆士那边传递过来的宣扬日本军人忠君爱国、强大光荣的日本军歌，还有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国军歌。其中有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

还有仿此而谱写的《满江红》：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涛大作，
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
长白山前设樊篱，
黑龙江畔列城郭，
到尔今外寇任纵横，风尘恶。
甲午役，土地割，
甲辰年，主权夺。
看江山如故异族错落，
何日奉命提锐旅，
一战收拾旧山河。
待归来永作蓬莱游，
念弥陀。

此外还有十几首由上期生一期一期传下来的歌唱民族奋起、反抗外敌侵略的军歌，这些歌都是口传，从不写成文字。此外还有各期生自己创作的各期生歌，也都贯穿着抗日的思想。

指导生的另一任务是动作示范，行、走、坐、卧、吃饭、自习、整理内务、洒扫应对，都要求动作迅速、姿势正确、自励顽强、不甘人后。指导生传授这些，就要讲清目的。目的就是使日本人这里，学会做一个不亚于日本军的军官，做一个不亚于日本军校学生的中国军校学生。假想敌就是